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仁

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紀事本末卷九

年資治通鑑召范純仁為左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

仁師事程頤聞很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楊畏亦攻

純仁皆不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太后宣諭曰相公

且與呂大防同心協力編年備要云時知穎昌府遣內

侍齋詔賜之令乘駟赴闕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

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忠臣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

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臣不相公名望眾人所歸

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勸獎

委任之意然不取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

撫問仍賜銀合茶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

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

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

觀彭汝礪云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

陳經通鑑云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

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謂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

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

大防純仁日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

防後十一月卒以楊畏為禮部侍郎范太史集載元祐

八年范純仁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

拜右相誥曰朕嗣宅丕后若命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

相眷言舊德還嗣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

仁秉心直諫履道坦夷寬閑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

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釣衡少曠藩屏介圭修觀喜

見儀型公袞言歸益隆體貌是少延登右弼仰應中台

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代

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

則陰陽寒暑得其和以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

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殫乃心無替朕命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案宋

史戊寅令陝西沿邊鐵錢悉還近地王鞏隨手

雜錄云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千文可換

因常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輕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

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

鐵錢由是鐵錢賤而物加貴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視事紀

本末卷是月丙午朔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

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爲太皇太后於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喜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

案范忠宣言行拾遺錄引長編公等作公事

試言九年間

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

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日

十三日

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據邵伯溫辨誣并蔡惇直筆刪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

日

十二日

或實錄太皇太后預言之今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二

戊辰太皇太后服藥肆赦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

秋太皇太后服藥肆赦案太平治統類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體前此大防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母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得吉兆

軍沅通鑑云戊辰赦天下長
編不繫日依畢鑑附戊辰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兩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紀

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災

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晝夜不息畿內京東

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州

縣令長吏祈禱宰

臣呂大防等待罪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

聖體見上於崇慶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

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奈何應祖宗故事有可

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紀事本末太皇太后崩紀事

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鑑畢仲游宣仁太

后哀冊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壽康殿然考錢氏朝

閏考是月丙子朔無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冊文

所載干支恐誤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通鑑均

與此同又案宋史宣仁聖烈高皇后列

傳云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詔園陵制度

賣資台通鑑長編合補

卷八

三

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紀事

卷九十一案樂城集改園陵為山陵手詔大行太皇太后

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

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

避先臨御之常儀建茲遺言止以園陵為號既非朕

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

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

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

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

六月二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

紀事本末此月十三日再書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

王申軾知定州見長編卷四十八元祐八年六月

州之文是必長編兩存紀事本末於九月十四日又繫知

卷四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實錄不能詳記所以

也句又以下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實錄不能詳記所以

日軾又以下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實錄不能詳記所以

書軾知定州以新知定州凡四改越州紀事本末刪去不錄

案王氏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元祐八年尋以二學士

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去年

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去年

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東州
之除必在九月矣據此則九月十日三日爲不誤又考東
坡集卷三十三載朝辭起定州論事狀云元祐八年九月
月二日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情之通塞
知定州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
至自治之極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
能自達易否其詞曰不交則雖有朝廷昏主之亡國之謂
亡國矣不可不畏哉臣不交則復有朝廷昏主之亡國之謂
己具矣不可不畏哉臣不交則復有朝廷昏主之亡國之謂
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忠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
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經筵數論此事陛下聽政之初當以垂簾之臺諫外未嘗
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者祥除之聽政之初當以垂簾之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雖不肖蒙陛下聽政之初當以垂簾之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爲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獨以本任垂簾之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垂簾之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候上殿事迎接人
留十日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
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
得一不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

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
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
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
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
不震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之故事而
襲行垂簾不得己之政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憂
慮也臣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憂
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
出門非敢不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
來不門非敢不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
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
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
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無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見水而作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常思不見水而作之曲折不成臣敢
奔碁者見之何則奔碁者見之何則奔碁者見之何則奔
盡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用人
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用人
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
寒心者數月終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
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
爲富民侯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
者也景帝之悔速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

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虛心循理一年而後有所以為陛下觀者
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矣
應物而作使則雖盡天下無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
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天下無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
不患稍遲亦已報明矣
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為聖功兼三宗
未大治實無大已病矣
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為聖功兼三宗
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萬病不治常得中雖
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進此為惡藥敢望陛下救之
信古語且守中下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
稷宗廟之利且天下幸甚
六月非六月也且下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
六月非六月也且下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
若六月已十六日因九月上殿此疏二十日應有日誤九字為六字至
編原書及注中定州之命此疏二十日應有日誤九字為六字至
未據東坡集楊氏仲良削去錄或李氏長正史狀其文未列
今據東坡集楊氏仲良削去錄或李氏長正史狀其文未列
正史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於此東坡集申省兼讀漢唐
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明殿學士兼讀漢唐
狀申昨準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蘇軾明殿學士兼讀漢唐
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指揮讀日進呈
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上煩聖覽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

敷演庶禕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
節繕寫稍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卽未審與五朝
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
謹申尚書省伏候教旨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

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

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

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

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

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

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且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

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難行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

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

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成

王追念周公之勩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

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加

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

沒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
以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
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英德於億兆人臣於
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臨朝
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慈聖光獻之
皆有大功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宗聖后之於英宗鞠
養扶持未神宗寢疾立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始十歲下
太皇太后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下年有十
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
欣鼓舞自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魏王親子也朝廷之
借族人不惟族人多已徐王家魏王親子也朝廷之
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歿然後天一往之望皇太后以
然後徐王得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望皇太后以
怨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望皇太后以
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
此者豈有他哉凡為趙氏樂社稷宋室宗廟尊生民一
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使陛下親享其安逸昔章戲
肅時親黨多僂倖其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允釐革故小
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既親萬機不允釐革故小
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安逸昔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下如欲報德澤結百姓之德
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下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德

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心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
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失則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
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與太皇太后
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無不悲哀乃至以
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以
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
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有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
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
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
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
矣夫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
人之情非為朝廷之本亦非為先帝之餘何足觀焉夫小
利也日夜伺候欲之計亦非為先帝之餘何足觀焉夫小
逞其恨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
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
上誤先帝而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紀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
親藥膳夜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
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復詔發揚

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
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聞以小人眾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之至惟臣等上負陛下不
先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深留聖思
取進止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臣等深留聖思
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初臣中司馬光先
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諫而英宗追尊濮王近初臣中司馬光先
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英宗追尊濮王近初臣中司馬光先
聖意但悵怏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終不能奪眾論
擢張唐英為御史而司馬光被信任今小人進言遂
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其
端則不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可復收陛下上撓聖懷亦使天下
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上撓聖懷亦使天下
等憂懼危慄實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續宋編年資治
通鑑蘇軾先約祖禹上章論列深察云續宋編年資治
公之文經世之文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苦公之
言皆可行也竊願附名於朝廷臣下加一等字畢沅通鑑云
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於太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
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為害乃上疏曰
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云同又案編年備要云
祖禹懷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據范太史集第二卷劉子有
云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一劃革五代之以亂簡風沐雨為
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真宗至

於神宗皆致其久者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
盛未有如此其先有功及民不然後享天下之勤勞失之
艱難親履勤勞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之奉故失之
者常少守成之主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之勤勞無功
及民而享天下之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
業非難守成爲難聖之遺烈不可守一百三十有四年之
豫也今陛下承祖宗之遺烈不可守一百三十有四年之
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官者祖宗之官常官民者祖宗
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祖宗之官常官民者祖宗之官常
其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祖宗之官常官民者祖宗之官常
飭聖心一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官民者祖宗之
長享天下之言一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官民者
早棄天下陛下一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官民者
心罷王少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契丹主亦與其宰議
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燕京留守使戒邊吏
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觀我狄之可救燕京留守使戒邊
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我狄之可救燕京留守使戒邊吏
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勞力以爲此則中國人之心可
基九年之閒安靜無事臣已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
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
改爲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諒善察納讜言則羣臣邪
正萬事是非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
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

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正可以見天也。
人心亦然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
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
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出於房闈，未嘗知天下之
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於心不出房闈，未嘗知天下之
事。一且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
惟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君。
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變動則已動，故不便於靜。欲人君
多所作為，邪故不便於正。變動則已動，故不便於靜。欲人君
親萬機，靜人必欲有難所動，則小人有希望於其間矣。若
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觀臣疾，首
以聽用小人為不可移之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聖心不
如山岳，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
可以變也。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
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
一言為然，乞正大臣奏事之幸甚。時明勝一歲矣。陛下如
眾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時明勝一歲矣。陛下如
奏必蒙省覽，言邪說惑誤，天聽必故臣近與蘇軾先事上
儀必蒙省覽，言邪說惑誤，天聽必故臣近與蘇軾先事上
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木是

十月
考案錢大昕
是月乙巳朔
丙午
中書舍人呂陶言臣伏以太